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浩然小说集



新媳妇

浩然

—

老梁家的媳妇过门以后，惹得家里邻居不高兴。特别是同院住的梁大婶，更是大惊小怪。就好象梁家出了个妖精。几个老太太坐到一块儿，说起话来，梁家媳妇就成了题目：

“你们不知道呐，梁大伯两口子，听说儿子在外边搞上对象，出来进去抿着嘴儿笑，见谁跟谁说。实指望娶个哈哈仙，不曾想是个丧门神。”

“梁大伯忠厚老实一辈子，长这么大没跟谁红过脸，好人坏人没得罪过一个。这回可让他儿媳妇给摘了牌子。”

新媳妇留给人们这个坏印象，是从过门头一天闹洞房引起的。

渤海湾这一带的村子里，娶媳妇闹洞房，是多少年传下来的老规矩。过门三天里边，不分大辈小辈，也不分远门近枝儿，都兴跟新媳妇闹着玩。有些地方闹得厉害，竟往新媳妇鼻子里撒辣面，往新媳妇的头上浇凉水。临出嫁的姑娘都害怕这一关。据说，这样闹闹，往后媳妇性子柔，好使唤；闹得越厉害，主人越高兴。要是谁家娶了媳妇没人来闹房，还要被外人笑没有人缘呐。

梁大伯为人和气，这是全村人所共知的，儿子河南是县里的青年团干部，又是自由对象，没说的，洞房应当闹得更热闹更厉害点儿。头几天，那些好凑热闹的人，就把蒺藜狗子、毛毛虫，还有辣子面，一切都预备齐全，单等洞房之夜，好好的把媳妇“整一整”。

说话到了办喜事这天，梁家院子里非常热闹。等洞房里的灯一亮，院里院外说话、活动着的人，全都嘻嘻哈哈地吵着、闹着，一齐拥进洞房来。前边那几个楞小伙子，冲着新媳妇摇头晃脑出洋相；上了点年纪的笑着嚷着在一边儿助威。只有妇女们留在门口和窗户外观阵。一个叫黄全宝的中年汉子，是全村有名儿的“刺儿头”，嘴尖、舌快、脸皮厚，哪家娶媳妇闹洞房也少不了他。这次他又被大伙选上代表，由他跟新媳妇谈判。

他先是神气地向众人做个鬼脸，然后往新媳妇身边一坐，尖声细气地说：“喂，新娘子，你先出个条件：是要文的，还是要武的？说话呀，不用害羞。”

往常都是这样：不论什么家庭出来的姑娘，也不论你什么样儿性气，到这个节骨眼上，总是又羞又怕地盘腿坐在炕上，低着头、咬着牙，任凭别人折腾。谁也没料到，这个新媳妇竟跟别人大不相同。你看她，见人们都进来了，就通的一声跳下地，不慌不忙地把垂到眉尖的一缕黑发撩耳后，接着，微微带笑地朝大伙儿打起招呼：“各位快请到炕上坐吧。往后咱们都是一个社里的人了，一块儿生活、一块儿劳动，就是一家子。我新来乍到，什么也不懂，求大家多照顾多帮助。请坐吧，坐呀！”

准备要大闹一通的小伙子们，都被这突如其来到的形势给吓得一愣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僵在那儿了。脸皮薄的，不声不响往外溜；脸皮厚的，

照旧是一个劲儿往前挤，有的人还要动手耍武。这时候，新媳妇朝大伙儿摆着手，说：“今天是大喜日子，应当热热闹闹。咱们说笑尽管说笑，谁要动手动脚，那可办不到。”她脸上还是含着笑，声调可是很郑重。

人们见了这个气派都不敢再闹了。黄全宝可不管这一套。这个人一向就是心胸窄小，加上喝了几杯烧酒，更是没皮没脸了。他往前一凑，粗脖子红脸一跟新媳妇吵起来：“你咋这么洋相？谁让你来上政治课？你就快提条件！”

新媳妇也被这个不讲理的人呕火了，就说：“我的条件就有一个：咱们要互相尊重，不能拿别人开心！”

黄全宝无言可答，恼羞成怒，就一转身，抡着胳膊朝众人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不让咱们在这儿呆着，咱们都走！”他说着，一甩袖子挤出了新房。

凑热闹的人们，看着再呆下去也无趣，也就来个顺着台阶儿下，跟着往外挤。

梁大伯见此光景，可就架不住劲儿了。他厚着脸皮，跟大伙儿左陪情，右陪礼，好话说了上千万，怎么拦也拦不住。不一会儿人都走净了。刚才还是热火朝天，这时变得冷冷清清。

老梁家几世忠厚传家，这种伤人丢脸的事儿，还是头一遭儿遇着。梁大伯心里的火苗子冒老高：说媳妇吧，才过门不好开口；说儿子吧，儿子没错，又舍不得。他搓着手掌，急得团团转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完了完了，这一回全村人都让她伤透了。”

同院住的梁大婶，心肠热，嘴头快，最好管闲事儿；又搭上是当家近枝儿，总是更贴心些。她对新媳妇这种火暴劲儿，实在看不惯，就走进洞房来规劝。她按照梁家兄弟排行，称新媳妇“老五家”说：“在这日子口可不能闹小性儿呀。人得站的起趴的下，到那儿随那儿。当了媳妇，就不能象爹妈跟前当闺女那么娇贵了。”

新媳妇笑笑说：“看您说的，我也没妨碍谁，只求他们不给我罪受，就不行？当了媳妇，也不能任凭别人耍笑着玩。社会应当尊重妇女。”

梁大婶还是耐着性说：“我当新媳妇那天，十冬腊月往我脖子里灌冷水，我连个屁都没敢放。本来，闹洞房是少年人的老规矩嘛。”

新媳妇的脑袋象货郎的小手鼓那么一摇晃说：“老规矩还行包办婚姻呢，河南怎么自己搞对象？老规矩不一定都能用。”

梁大婶嘴里啧啧着，赶忙退出屋。

这天夜里，西屋河南小两口过的香甜甜；东屋老两口子可犯了大愁。梁大伯躺在炕上，下巴撑着枕头抽着烟，唉声叹气，旱烟叶一袋接一袋地抽成了白灰。河南妈是个老实人，一生遇到天大难过的事，也能逆来顺受；今儿娶了这么个儿媳妇，心里不自在，可是嘴上说不出来，只好默默发愁。

梁大婶也没睡着，她敲着梁大伯的窗棂，嘴贴着窗户纸儿，压低嗓门儿说：“大嫂子，我看老五家的性气可是野呀。趁河南在家，一定得把笼头给她戴上；要不然，等河南一拔腿，媳妇更不好使唤了。”

河南妈坐起来，挪到窗户跟前，先叹了一口气，才小声说：“咳，遇到这样的人有啥办法，反正咱们不能给她气受呀。”

“大嫂子，不用打也不用骂，这种性子的人我经过，只能软磨硬捏。要我看呐，你就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，都推到她身上。身上的担子一重，她就老实啦。面是越揉越好使，野性气也得磨。”

梁大婶走后，梁大伯对女人说：“我看梁大婶的话对。设法把她拴在家里边，可别让她到外边给我惹事生非。”

二

第二天是个晴朗的日子。河南父子俩吃罢早饭，去留守营赶集。家里剩下婆媳两个。

串门儿的人还没有来，院子里十分安静。在收拾碗筷家具的时候，河南妈细细地端详一下儿媳的模样儿。只见她油黑的头发，梳着两条又黑又长的辫子；赤红脸，尖下巴，两只大眼睛亮晶晶的透着伶俐；嘴唇稍嫌厚一些，可是一点也不显难看；站在那儿，身大胳膊粗，浑身上下都是劲儿；她收拾家具、打扫内外特别灵巧快当，别人磨蹭半天的活儿，她不一会儿就做停当了。河南妈看着看着，心里又高兴又惋惜，暗想：“要是听说听道，性子老老实实，该是个多讨人喜欢的媳妇呀！”

媳妇扫院子，河南妈把她叫到屋子里，先告诉她，这所住宅的四至；又告诉她东邻借去了筐箩，西邻借去了簸箕；哪庄有个姑，哪村有个姨，他们老两口子何年何月时辰生人……接着，打开柜盖，从里边掏出一包包一卷卷东西，摆了半炕，一宗宗一件件地给媳妇介绍用途。

新媳妇不声不响地坐在老人面前，看着婆婆那慈祥的面孔，听着婆婆那温和的语气，她很快就联想到自己妈妈。她妈妈要活着，也跟这位老人的年纪差不多吧？在她十岁那年，妈妈掩藏爸爸和另外两个八路军干部，被叛徒告密，一起被敌人捉到秦皇岛害了。

从那时候起，她就跟随哥嫂度日月。哥嫂也是共产党员，他们都用新思想的雨露灌她那幼小的心苗。她是在野地里、烈日下长大的，一懂事儿就进了新社会，从来没有受过旧礼教的熏染，心地象一块水晶那么光洁。她不象有的农村姑娘那样，把一切心思都集中在花包袱和巧打扮上面；她有理想，她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，都放在集体事业上边。

现在，她见婆婆向自己交代这套家规和手续，心里早已明白八九。数点着开头那几个包儿，她还好奇地看看；过了会儿，一句也听不进耳朵里了，站起身来笑笑说：“妈呀，您不要给我交代这些了。这干什么用呢？”

“哟，孩子，老娘们就指着这些打发日子的呀。”

“等河南走了，我跟爸爸到社里参加劳动，这些事儿您照管就行了。”

象一瓢冷水泼在河南妈的身上，不由得打个楞。她心想：梁大婶给自己传授的那套“下马威”是使不上啦，在这个媳妇的眼里哪儿有我这个婆婆？可是，她只会自己生气，说不出一句有分量的话来。

这当儿，从屋外传来一阵串铃般的笑声，随声进来了一群年轻的闺女媳妇。

打头的姑娘叫翠英，是生产队的副队长，一进屋就拉起新媳妇的手说：“大嫂子……”

“嘿，可不要这么称呼，我叫边惠荣。”

“哦，边惠荣同志。”

妇女们都叽叽嘎嘎地笑起来。

翠英收住笑说：“大嫂，不，惠荣同志，昨个晚上闹洞房的时候，我们都在窗户外边从偷听，开头都替你捏着一把汗呐。后来，那群刺儿头都被你

给降服了，大伙挺佩服你，都说：‘这个新媳妇可给我们出了气’，‘早该有这么一个人出头露面碰碰他们，取消这个老规矩。’可是，我们又都挺奇怪，你怎么有这样大的胆子？”

惠荣咯咯地笑了一下，拍着翠英的肩膀说：“这叫自卫。妇女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嘛，遇到侵犯自己的事，还能不反抗。”

一屋子人又都被她惹笑了。

惠荣说着话儿，两只眼睛不住地打量这群姑娘，心里充满了快活。她们多象娘家村那群伙伴呀。有高个儿，也有矮个儿，有爱笑的，也有文静的……。在娘家，她和年轻的姐妹们，常在一块儿钻进青纱帐里锄草；一块儿爬到高山上摘果子；一块儿上民校、排评剧……。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劳累，什么是苦恼，跟她们生活在一起，永远是欢乐；看来只要自己不离开集体，到处都有这样的欢乐……

翠英拉着新媳妇的手，上上下下，端详了好半天，又说：“你真好，一点也不象个新媳妇。你不知道，我们这村里，有的妇女可软哩，一动员她们下地，男人拦挡、女人坐坡，提出一百条困难堵你嘴，真叫人没办法。等你过了这个新劲儿，咱们就在一个生产队，你可得多帮助我们。”

惠荣谦逊几句，就认真地说：“啥叫新劲？我这就跟你们去干活儿吧。”

翠英朝河南妈那边看一眼，眨眨眼睛说：“才过门一天能做活吗？再说，我们今个是捣粪，你不嫌脏？”

惠荣推了翠英一把，说：“真把人看扁啦。”她又转过头来告诉婆婆，“妈，我去干活啦。”

河南妈左拦右拦没拦住，只好干生气。

傍黑，梁大伯跟儿子从集上回来，不见了媳妇，就问：“老五家哩？”河南妈把刚才发生的事照说一遍，气得老头指着老伴训开了：“你呀，简直是个木头人。谁家新过门的媳妇就下地？再说，她那野性气，你真放心？”

还没容河南妈还嘴，只见梁大婶从外边气喘嘘嘘地喊着跑进来：“我的老哥嫂子，大事不好了。老五家随着一群丫头片子去捣粪，刚才干一阵儿，她就跟生产队长打起架来了，这会儿已经打到了社主任那儿去了。”

梁大伯一步跳下炕，拍着大腿说：“怎么样，怎么样？我早就看出她是个惹事的班头，这还得了！”他说着就往外走。

河南上前拉住爸爸说：“您在家里歇着，我去看看，到那儿还好说话。”

梁大伯怕到那儿下不来台，正不愿意去丢这份脸，就停住了，忍住火说：“你先把她弄家来再说。”

工夫不大，河南小两口陪着社主任说说笑笑地走回来。一进门，社主任拍着梁大伯的肩膀说：“老哥，你真是好运气，娶了这么个好儿媳妇：不光手头能干，思想也很进步。今天她头一次参加劳动，就给社办了件重要事儿。”

事情原来是这样的：惠荣她们四个人捣一圈粪，另一边有四个男社员也捣一圈粪，记工的时候，那四个男社员每人记九分，她们四个女社员每人却只记六分；惠荣觉得挺奇怪，就向翠英打听，翠英没好气地说：“从来就这样。”

惠荣说：“这可不合理呀。怪不得妇女参加劳动的少了，毛病就在这儿。你们为什么不提意见？”

翠英低下头说：“人家笑咱争工分，还得罪人。”

惠荣说：“这是坚持原则，不是争工分。不得罪好人，违反政策的人，多得罪几个有什么坏处？走，咱们找他说理。”她说着就往队部走。她走了两步又停住，心里暗想：哥哥常批评自己办事情性子急，昨天上午还一嘱咐，到生地方，要多注意；这样急着解决问题，是不是又鲁莽了？于是她又跟翠英商量，跑了几个组，跟妇女们问了问，结果异口同音，都是一个样。有的妇女还发了脾气，声明今后再不参加劳动了。这回惠英心里有了底儿，就约大伙一同找队长。

队长一见新媳妇挑头给他提意见，满心不高兴，冷冷地说：“女的就是女的，怎么能跟男人比？”

惠英说：“按劳取酬，还能分男女？我们跟他们捣一般多的粪，就该记一般多的工分。”

队长越发生气了：“捣的多管啥用，你们有人家男人技术高、捣得好吗？”

翠英接过来：“我们干的就不比男人低，不信就检查。”

队长气呼呼地领着众人来检查，想借机把新媳妇压一压。他二话不说，拿起铁锹，一边扒开了几大堆粪，半天也没扒出个大坷垃，又细又匀实，豆腐里挑不出骨头来，就问：“这是他们男社员捣的吧？”

妇女们你瞧我我瞧你没吭声。

队长走到另一边的粪堆前，没等使锹扒，用脚一趟，里边的大坷垃就骨碌骨碌地滚出来。队长把铁锹往粪堆上一插，气虎虎地问：“这你们捣的吧……”

他的话还没说完，看热闹的人都哗的一声大笑起来。队长抓抓头皮，红着脸说：“这堆粪准是黄全宝捣的，应当算作个别现象，不能代表男劳力，再检查别的堆。”

谁想，男人凭着力气大点儿，干重活是会比一般妇女强些，可是干起细活儿就不行了；一边检查了五组，都没有妇女捣得细致。妇女们这回可抓住理，一齐向队长开火。

哪里知道，队长存心不认输，朝惠荣扫了一眼，挺生硬地说：“你们不用逞能，男女的工分就得不一样，这是渤海社的制度。”

惠荣见这种不讲理的干部，真恨不得当场跟他吵一顿；好不容易才压住心中的怒火，朝众人喊道：“他不讲道理，咱们找社主任去。”

渤海农业社妇女发动不起来是一老问题，每到了农忙季节，劳动力不够用，活计都挤在一块儿，主任很发愁。刚才，他一直站在人群外边，事情的经过看得清清楚楚。他心里想：闹了半天毛病竟在这儿。这时，他挤进圈里，自己做了检查，批评了队长，立刻把工分不合理的现象纠正了……

尽管这样，梁大伯认为得罪队长，是大错。临睡觉的时候，他把儿子叫到自己屋里，对儿子说：“河南呀，有几句话可不该我这当老人的说，不说又实在忍不下。你屋里人太不懂礼，太野性，往后说不定要给咱们家闯出什么祸来。我看，你回机关的时候，还是把她带走吧。我眼不见，心不烦，离开眼皮子底下，她爱啥样就啥样。”

河南笑着说：“她是个热情、能干的人。就是性子直了一些；您要跟她呆上五天，保管拿她当宝贝。”

梁大伯明知儿子在宽慰自己，摇摇头说：“不行不行，混不到一块儿，你要是疼你爸爸，还是把她领走吧。”

最后，河南想了想说：“这样吧，先让她在家里住上一个月，一个月以后我回家休假；到那时候，只要您舍得放手，我就让她到外边住。”

三

新媳妇也有自己的苦恼。在娘家的时候，一天的活计完工了，她也不肯蹲在家里。

她可以钻进饲养场帮助赵大伯饮牲口、拌料；她可以跑到瓜园里帮助刘二叔掐掐西瓜蔓，号号瓜种；她还可以坐在办公室帮助哥哥抄写总结，填填表格；她更可以挤进副业股摇豆腐包、泼豆片……。到处都是活计，到处都需要她帮一把手，而且每天都忙到深夜才回家。回到家里，哥哥总要对嫂嫂把她夸奖一番：“这孩子呀，真是穆桂英一样，阵阵离不开她。”这话里有疼爱，有鼓励，就象一股蜂蜜水似的味道，流到她心眼里；甜甜地睡着，睡着了，嘴角上还要挂着笑。可是眼下，到了这人地两生的婆婆家就不一样了。

干活回来就得闲在家里，偶然走到人多的地方，不论男的女的，都用那么一种陌生的、好奇的眼光看自己，看得她怪不自在。别人说笑得挺热闹，自己插不进嘴去；到处也象有活计，自己插不进手去。还有比这更苦恼的事儿吗？

人嘴两张皮，这两天说什么话的都有。本来嘛，人的胃口不一样，眼光也不一样，一样的事儿，十样的看法。边惠荣在干部和年轻人的心目中，特别是在妇女们的心目中，成了个“大红人”；可是在她的邻居和公婆心目中，特别在梁大伯的心里，简直是一个烫手的粥盆：扔了心疼，不扔吧，手疼。梁大伯并没因为媳妇在社里逐渐获得信任使精神上的负担减轻，他反而越来越对儿媳妇的活动担忧。你越怕事，事越缠身。梁大伯时刻担惊的事，在一天晚上发生了。

事情就是这样巧。

梁大伯是个生产小组长，组里有一个最扎手的组员，就是在闹洞房的时候出洋相最多的那个黄全宝。黄家原是中农，本人性气不好，又奸滑，又暴躁，在社里总想着拐弯抹角找点儿小便宜。一年他跳了五、六个生产组，到哪个组，哪个组不愿意要他。到了梁大伯这个组里倒偏偏呆下来了。应当说清楚，这并不是梁大伯设法转变了他的脾气，只是梁大伯性情好，黄全宝办了点难见人的事，梁大伯也不惹他，远远躲开。这样才稳住了黄全宝的心。

抓稻秧的季节到了。梁大伯他们小组包了五十亩稻田。抓稻秧是个累活，也是个细活。头一天，惠荣就发现黄全宝做活不实在。别人抓的很深，他的手几乎连泥也不沾，实在看不下去。晚上回到家，她就把这个意见对公爹说了。

梁大伯说：“他多会儿都是这样，不要理他。”

惠荣听了，心里越发不高兴。第二天，她特地到黄全宝抓过的稻垄里仔细检查一下。

不看还罢，这一看呀，可把她给气坏了。她回头冲着黄全宝说：“喂，这位同志，看你抓过的地方草还活着哪，抓深点吧。”

黄全宝直起身子，翻白翻白眼珠说：“你说谁抓的好？”

没等惠荣开口，别的几个妇女也不平地搭上腔：“你可以睁开眼看看，谁不比你抓的干净！”

黄全宝根本没把一群妇女放在眼里，就扯开嗓子用大话压她们，而且专冲惠荣喊：“碍你事吗？你算赶哪辆车的？干部都管不了我！”

惠荣也不示弱：“我是社员，你损害集体的一个针尖儿，都有我一份，何况你拿着社里的大米糟蹋？干部管不了你，社员有权力管你！”

梁大伯连唬带劝，总算没有干起架来。

晚上，正好开队员会，社主任也参加了。把事情研究完毕，人们就下地找鞋子准备回家。边惠荣从人群里站起来：“主任，你们都晚一会儿走。”

主任又坐下，和气地对她说：“惠荣同志，你有什么意见，尽管提吧。”

惠荣把辫子往背后一甩，两只美丽的眼睛，突然变成两把锋利的刀子一样，朝黄全宝望去，愤愤地说：“黄全宝违反劳动纪律，做活投机取巧，别人提意见还不接受，这样下去……”

黄全宝是个真松假刁的人，见此光景吓得发慌。他一见梁大伯在场，心里才稳定一些，就霍地站起来，大声吼道：“你胡说，谁不知道你是个厉害精？如今又找到我身上来了？说我投机取巧谁信，大伙问问梁大伯。”

梁大伯在黑影儿里早坐不住了，汗珠子从他那老脸上叭嗒叭嗒地滴下来。他圆瞪起两只眼睛，几根黄胡子也直抖动。黄全宝一提名道姓，他更是架不住，猛的跳到惠荣身前，拉开要打人的架式：“你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啦！我们老梁家几辈子没得罪过人，遇着你这么个不安分的媳妇，简直要把人气死。给我回家！”

姑娘、媳妇们都替惠荣捏把汗，翠英悄悄扯她的衣角，暗示她跑开。

可是惠荣并不害怕，冲着公爹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自从我进了梁家大门，好多人劝我守规矩。现在我才闹明白这套规矩：就是上炕认识筷子碗，下炕认识一双鞋，见着谁损害自己、损害集体的利益也装聋装瞎装哑巴，用大伙的利益给自己买点好，是不是？我不能守这套规矩，这样的规矩搞不好社会主义。爸爸，慢说这件事情是他黄全宝办出来的，就是您办出来的，我也同样对待！”

立刻，全场鼓起热烈的掌声……

当大伙集中“火力”批评黄全宝的时候，梁大伯早就溜出了会场。

四

夏天的深夜，清凉、安静。西坠的月亮给东边那棵白梨树叶镀上一层金黄。缀在枝桠上半熟的梨子，象是翡翠雕刻的一样光洁、美丽。窗前的桂花，送来一阵阵的清香。

边惠荣轻手轻脚地推开半掩的房门，也没顾点灯就睡下了。她心里象是塞上了一团乱铁丝儿：又堵的慌，又扎的痛。

她尽量让自己象哥哥那样：遇事镇静，多检讨自己。她想呀想的，想的那么多，那么细致。她也想起半月前洞房之夜，梁大婶教训自己的话。现在看来，那些话里也有一点的道理。如今做了媳妇，再没有人用手摸着你的头，拿你当小姑娘看了。他们要象成年人一样要求你。自然，不该为讨公婆喜欢，就随波逐流。可是一点儿方式不讲，用直顶硬抗的办法对待有保守思想的老人，能够帮助他进步吗？能够相处得好吗？

夜深了，惠荣闭上眼睛，好不容易才入眠。不一会儿，她又被公婆屋里的响声惊醒。她跳下炕，拉开门，见公婆屋里掌着火，传来一阵痛苦

的呻吟声。她不顾一切，一步跨进公婆的屋里。婆婆正在地下急的转磨，公爹躺在炕上，面色煞白，哆嗦的象筛糠一样，身上的被子跳老高。她伸出手朝老人的额头上一摸，吓了一跳，脱口说：“高烧！”

婆婆抹着泪，抽噎地问：“是急症儿吧？”

惠荣点点头，急忙把衣服纽扣结好，低声说：“妈，您不要慌，好治。我去请医生。”

婆婆吃一惊：“你怎么行？离这五六里，还要趟河。”

惠荣说了一声“没关系”。就往外走。

婆婆扯住她，从后橱子里取出个纸灯笼：“天黑拿着这个走。”她跟着惠荣走出门外，呆呆地望着儿媳妇的背影渐渐消失。直到听见老伴在屋里呼唤她的声音，她才转进来。

梁大伯问：“老五家干什么去？”

河南妈说：“去给你请医生。这么黑的天，真是亏了她呀。别看她野性气，还知道孝敬老人。”

“她……”梁大伯闭上了眼睛，一颗泪珠从眼里落下来，心想：“无论怎么不好，她总是个孩子，当老人的实在不该那样对待她；何况她说的句句是理呢？对不起孩子。……”

经过医生诊断，证明梁大伯的病情是着了凉，又加上一点儿火气，打一针，留下几包药片。医生刚走，鸡就打鸣了。

惠荣不想再睡。她生了火，给公爹做了一碗面条汤，等吃完，天色大亮，就忙着跟众人下地做活。

黄全宝挨了批评，心里很不舒服。他自知理亏，臭名又传出去了，再要搬弄是非，也是自找无趣。在地里，他总是把头一低，大气不哼干活。因为梁大伯闹病，惠荣代理了生产小组长，黄全宝自然要格外小心。他一边抓着秧，一边偷眼看着惠荣，见惠荣抓的秧又快又好；昨个晚上闹的那么难堪，就象忘了一样，还是说说笑笑的。黄全宝心里嘀咕：别把这老娘们看轻，不光厉害，也真有点心数，往后得提防她。

这一天，日头压山，一阵凉风带着海水的啸声掠过来，稻田里的水，滚起套套连环。

边惠荣跳到畦埂上，用手掠了掠被风吹散的一缕头发，朝着伙伴们喊起来：“喂，同志们，收工回家吃饭了，大家把家具衣服都带好呀！”

随着她的喊声，人们一个个迈到畦埂上。黄全宝不愿跟大伙一道儿走，想从另一边上；一不小心，光着的脚，踩在一根柳条茬子上。他哎哟一声跌倒了，鲜血立刻把稻畦里的水染红一片。

几个妇女都被这血水吓呆了，不知道怎么办好。

边惠荣本来已经坐在畦埂上穿上了一只鞋子，听得叫声，回头一看，大吃一惊；也顾不得脱去鞋袜，“嗵”地一声跳到水田里，直奔到黄全宝跟前，把他扶到田埂上。只见他脚丫子几乎被穿透，鲜血流个不止，疼的他脸上都失去了血色，汗珠子雨点般地滚下来。惠荣怕他血流过多，或者浸进水去，会出危险，得赶紧把伤口包扎起来；可是她把伙伴们都问遍了，不用说布，连条毛巾都没人带来。边惠荣一急，低下头咬紧牙，把身上穿的花汗衫右襟，用力一扯，丝一声扯下一大块。她往地下一坐，把黄全宝的伤脚往自己的腿上一搬，急急忙忙地包扎起来。鲜血流到边惠荣的裤子上，染红了一大片。

惠荣扶着黄全宝抬头一看，天色已经黑下来，就朝伙伴们说：“小琴，保英，你俩找人骑车子去请医生，越快越好；再过来个人，把黄全宝扶给我，我背他回去。”社主任找梁大伯个别谈心，两个人畅谈了半天，日落黄昏告辞回去，梁大伯把他送到门口外边。恰巧碰见众人拥着边惠荣背着黄全宝走过来。社主任慌忙上前从边惠荣背上扶下黄全宝，梁大伯也赶上前扶了一把。大伙一同来到农业社办公室。

这码事儿象一只长着翅膀的小鸟儿，不大工夫就飞遍了全村，男女社员都拥进了院子。好心肠的梁大婶正做饭，提着火棍子就跑来了。

医生给黄全宝的伤脚上敷了药，又用纱布给包扎好。黄全宝拐着脚可以行动了。他拉住边惠荣，感激的说不出一句话。这个过去说话象机枪一样、只重金钱不重人的小伙子，如今竟呜呜地哭起来。

五

说快也真快，不知不觉地过了整整一个月。

这天，梁大伯到社里结算工帐回来，高高兴兴地跑到供销社里称了二斤肥猪肉，打了半斤老白干。他回来走到家门口，看见梁大婶正坐在树荫下边的石头上编草帽。梁大婶见他手里提的肉和酒，就问：“不年不节的，你买这个干什么？”

梁大伯笑哈哈地说：“老五家过门一个月了，整天价忙里忙外，一顿踏实的饭也没吃上；趁今天没上工，做顿好饭犒劳犒劳她。”

梁大婶说：“就是呀，媳妇心灵手快性情好，村里社里都喜欢，真是天下难找对儿；你就这么一个儿子一个媳妇，两颗眼珠儿一般，不疼他们疼谁呀。”

梁大伯听别人夸奖，眉眼都笑了，说：“这连子，这孩子可卖了力气，一个男子汉也比不上她呀。刚才我去结帐，人家挣了二十三个劳动日，我才挣十五个。”

梁大伯跟梁大婶说了会媳妇，心里更加高兴了。到了家，把买来的东西往锅台上一放，走进屋里，屁股还没坐稳，忽听窗外边传来一阵自行车的飞轮响，斜着身子从窗镜朝外一看，原来是儿子河南回来了。只见媳妇给儿子推着车子，一边往里走，一边咯咯地说笑。这是多好的一对呀。儿子、媳妇都是文武双全、思想进步，都是受人喜欢的人物，还有比我这当人家更光彩的吗？一股兴奋的热流通过老人的周身。他连忙跳下炕，拖拉着鞋迎出来。

小两口新婚离别，现在又重会，心里都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惠荣在外屋做饭，手忙脚乱慌了神。她抱柴禾点着火，忘了往锅添水；添上了水，才想起应当先剁肉；拿起刀来，又想起还没问老人做什么吃。惠荣忙折回屋，朝梁大伯问：“爸爸，这肉怎么吃呀？”

梁大伯说：“你爱吃什么，做什么吧，反正这是为你买的。”

河南妈从后园子里割了韭菜回来，见媳妇正剁肉，忙夺过刀来说：“放下，放下。”

早起来我不是对你们爷儿两个说了：“今天是你休息日，好好歇一天，明天好上工，这些活儿我包干。”

惠荣撒娇似地说：“让我坐在那儿不动一动，我可受不了，咱们娘俩伙着做吧，快做快吃，吃了好玩。”

外屋里娘俩有说有笑地做饭，屋里爷俩谈开了家常。河南开口头一句就说：“爸爸，我来接惠荣。”

梁大伯猛的一惊：“接她……”

河南忍住笑说：“是呀，我在城里已经找到房子，您说是让她去呀还是不让她去呢？”

梁大伯放下烟袋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在家千日好，出外事事难，年轻人到外边挑家过日子不容易，当老人的怎么能放心？你离家又挺近，有空跑回来看看还不行？”

河南说：“我们好说，只是你们老两口子……”

梁大伯看了儿子一眼，心里不知啥味，小声说：“我们老两口子，你说，你经常不在家，我们身边能离开她这么一个人吗？”

一九五六年草于保定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改于京郊北蜂窝

夏青苗求师

浩然

—

夏青苗今天到农业社里拜师傅。在没来之前，他把师傅的根根底底打听清楚啦。

师傅是个牧羊员，名叫杜俊峰。村里人都尊敬他，不愿提名道姓，大几辈小几辈的庄亲，都叫他杜大叔。杜大叔今年五十七岁，从七岁起到眼下，没有一天离开过羊群；苦挨了，罪受了，浑身的本事也练出来了，庄里人都说他的肚子是万宝囊。多瘦的羊到他手里，过不去一个月，保管让它膘饱肉肥；牲口得了多么难治好的病，只要让他守上那么一晌，就能找出病源，设法治好。他这套本事，连县兽医站那个上过大学的医生，都非常佩服，常常跑四十里路来找他请教。

夏青苗老早就听爸爸讲过杜大叔的故事，他很佩服这个老农民，更羡慕他的职业。

爸爸一提出要送他到农村参加劳动，他一下子就想到了杜大叔，决心要拜杜大叔为师。

还有这么称心如意的事儿吗？他来到农业社跟主任一提这件事儿，主任就满口答应。

他背着铺盖卷，提着书包，跟在主任后边，轻快地朝前走着，心里多么高兴啊。今天是他走向生活的第一天，马上就要从中学毕业生变成农业社的牧羊员；从此以后，他要多工作、少休息，老老实实地跟着杜大叔学习，把杜大叔万宝囊里的东西都承受过来，装进肚子写出书，发展老农民的经验；他要用自己的双手，为国家生产大量的鲜肉、羊毛，当一辈子畜牧专家……

夏青苗完全浸在欢乐向往里了，山跟他欢笑，树也跟他招手，连脚踩

石头子儿的声音都是好听的。他走着走着，抬头一看，社主任正用两只明亮的眼睛看着他。

主任和青苗的爸爸是老战友，青苗的来临，给他带来很大的喜悦，也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。走一节儿，他停住脚步，又一次叮嘱青苗说：“青苗啊，千万要记住你爸爸那句话：事情可不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，一个知识青年，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庄稼人。另外，我们这个社底子薄，对你照顾也难周到……”

青苗抢着说：“主任，您就放心吧，天大的困难我也不怕，我不会给我爸爸和我们学校丢脸。”

主任听了笑着点点头，又说：“杜大叔这个老人的脾气很倔，你乍跟他在一块儿也许不习惯；等混熟了，摸准了他的为人，就会从心眼儿里敬他。你跟他要虚心、勤快、听话，他就不待见冒冒失失的轻浮人。”

青苗顺从地点点头。

他们穿过一片枣林，走进一座大院落；进了栅栏门是一片空场，靠北墙是一排朝阳的棚子，西边是两间很矮的草房；草房上用秫秸扎成的窗子朝外撑着，一缕青烟从里边飘出来，接着又传出说话的声音。

“杜大叔，别生气啦。这回你可不简单喽，专员的儿子、高中的毕业生拜在你的门下当徒弟，多光彩呀。嘻嘻！”

“你别再胡说好不好？我又不是招待所的服务员，好多重要事儿都忙不过来，不想瞎耽误工夫！”

这时候，青苗他们已经走到窗下，主任紧走一步，大声朝里边喊道：“杜大叔，青苗来了。”

里边没人应声，他们就走了进去。这两间草房通连着，南边是一条贴山炕，地下有个连着炕沿的锅台，墙上挂着保险灯、鞭子和水壶。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半躺在炕里边，炕一端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。那老头矮个子，背有点儿驼，窄窄的长脸上，镶着两只又小又亮的圆眼珠；毛蓝布褂子的左大襟上，缀着黄铜扣子，腰间束一条青色搭布，脚上穿着一双钉满大铁钉子的双脸儿鞋。青苗没见过这种打扮的人，但他看着很顺眼，越看越显得精神。只见老人紧锁眉头，耷拉着脑袋，不高兴地吸着烟，浓浓的烟雾在他的头上缠绕。不用问，这一定是杜大叔了。青苗心里热呼呼的，忙上前喜笑颜开地喊了一句：“杜大叔”，然后，伸出手去。

主任在一边介绍：“对，这位是杜大叔，这是夏青苗，往后你们就在一块儿搭伙计了。”

杜大叔从嘴里移过烟袋，还是沉着脸儿，朝青苗伸出来的手瞟一眼，说了声“坐下呆着吧”，又转过脸去对社主任说：“主任，我们这个队的羊，用不着两个人放，还是把这位学生派到别的队去吧。”

主任奇怪地问：“您不是老早就嚷忙不过来，要找个帮手，怎么又说用不着了呢？”

青苗也凑到杜大叔跟前说：“杜大叔，我是来拜您当师傅、学本事的，我哪队也不去，就跟您一块儿。”

杜大叔勉强朝他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唉，学生，你们干不了这一行呀。一天到晚跟着哑巴牲畜风里雨里满山遍野跑，那是份受苦的事儿。农业社是缺不了你们这样念过书的人，一定要干，就在办公室里当个会计、技术组里搞搞试验，倒对付得了，干放羊这个差事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青苗连忙说：“行，我决心干放羊这个差事，什么苦都能吃，您叫我干啥我就干啥。”

主任明白杜大叔的心事，帮着解释说：“就是呀，我保证青苗服从您领导，您就答应了吧。”

杜大叔说：“分量轻重，我心里掂得出来，说不行就不行。咱们不如来个先关门，免得往后闹不好，对不起夏专员。”

看着问题就这样僵住了。忽然间，窗外边传进一声清亮的叫声：“爸爸，饭熟了。”随声跑进来一个姑娘。这姑娘十七八岁的样子，穿着一身不肥不瘦的洋布裤褂，黑红的圆脸盘，满面笑容。她进屋来刚想大声地说句什么，一眼看见青苗，不由得一愣，就靠在门上，低声说了句：“爸爸吃饭啦。”

杜大叔正愁没个事由离开这儿，这回可找着了，就立刻站起身，磕打着烟袋锅子说：“主任，你不要对付了，就把这位学生领到别的队去吧。并不是我这个人心眼独，容不得人，我完全为着大伙儿好。”他说完这句话，就瞪瞪地走了。

二

夏青苗象一头欢蹦乱跳的小羊羔，冷不防撞在石壁上，又惊、又疼、又糊涂，满腔子火一般的热情，都被杜大叔这盆冷水泼灭了。他垂头丧气地坐在炕沿上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
在生活中，最幸福的人也有他的苦恼，半个月以前，青苗就象今天这样苦恼过一次。

那时候，学校里开展知识青年跟工农兵结合、参加农业劳动锻炼的思想教育。青苗是学生会的干部，就跟干部们一块儿向学生宣传农村远景，宣传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。好几个思想不通的同学经他说服动员，都准备报名下乡，他工作也就更有劲了。

有一天，一个同学竟当面问他：“青苗，你光动员别人，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呀？”这一句话把他问的张口结舌，半天才从嘴里挤出这么一句话：“我……我当然，我爸爸到省开会去没在家呀。”

说心里话，青苗是喜欢农村的。一来，他的爸爸、妈妈都是农民出身，这是老根子；二来，他自己也是在农村里生的，童年的生活里，农村留给他深刻而又美好的印象。他原打算中学毕业后考农学院，以后到农村当个农学家。可是，眼下就要他放弃到农学院的打算，去农村当个普通农民，心眼里总觉得不上算。

从这一天起，夏青苗变得有些消沉，再也看不见他跟同学谈话了。他苦恼着。

爸爸从省里开会回来，给他打来电话。他迈进办公室的门，爸爸劈头就问：

“青苗，学校动员参加农业生产，你决定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爸爸见青苗低着头没开口，就谈了几句旁的事情，又问：“青苗，你把你的柳妈妈忘了吧？”

“没有啊，我怎么能忘了她老人家呢？”青苗回答着，心里很委屈：爸

爸为什么问这个，为什么说自己忘了柳妈妈呢？

冀东抗日最艰苦的那年，青苗妈妈怀着青苗跟着大部队转移，在一天黑夜的途中，她摔倒在青苗地里，生了青苗。当时，前面是茫茫黑暗，两边是熊熊烈火，后边是枪炮轰击，妈妈是没有办法带走孩子的，即便带走，又怎能把他养活呢？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，一个带路的老妈妈，接过孩子说：“同志，你把他交给我吧，就是从此你不再回来，我也一定要把他养活；就是天大的难处，我也不会把他丢掉。”从此，两间傍河的小草房成了青苗的家。柳妈妈整夜不休息为青苗纺棉、织布，缝做衣衫；不管风风雨雨，把他揣在怀里，满街满巷寻找奶水吃……。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，还乡队要抓住这个县委书记的儿子去献功，柳妈妈用生命保护了他。那天，国民党匪军包围了村子，柳妈妈把青苗藏在地井里。敌人捉住柳妈妈朝她要孩子，用皮鞭沾凉水抽她，她不说一句话；整筐箩的银元抬到她面前，她不看一眼。最后，敌人烧了她的草房，把她投到火海里，在烈火中她还喊着青苗……这件事情，深深地铭刻在青苗的心灵上，他怎么会忘呢？据他记忆，爸爸是不轻易提起这件事的。进城的第二年，他曾经提过一次，那次是因为青苗同几个调皮的孩子交上了朋友，不肯上学。爸爸问他：“你这样不成材，对得起你死去的柳妈妈吗？”青苗哭了，立刻就背起书包去上学；这一年他的思想、功课都很好，而且加入了青年团。现在爸爸又提起这件事儿，青苗猜到几分原因，心里不由得跳起来。

停了会儿，爸爸很严肃地说：“你准备升学，我并不反对。但是，要念农学院，首先应该具有革命的思想；革命思想光在教室里是学不到的，应当跟劳动人民结合，参加农业生产实践、向社员学习最活的知识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

你不应当看不起农民，你是农民用生命保护下来的；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有先进的农业，这是根本。现在农村需要你去建设，你为什么不去？”

这一次青苗没有哭，但是他一夜没有睡好觉。第二天，他报名了。现在，青苗又碰了大钉子，他觉得自己很委屈：人家在学校是三好学生嘛，人家怀着满腔子热情来参加劳动锻炼嘛，杜大叔竟这样不体谅人。既然爸爸、老师、组织上都号召大家来当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，又说农村非常需要，那么，为什么他对我这样的冷淡呢？

三

这时候，正是盛夏的中午，天热的象个大蒸笼。窗外那棵桑树的叶子，纹丝儿不动。

知了死命地噪叫，吵的人心里越发火烧火燎的。

社主任跟着杜大叔走了，串门儿的人也走了，屋里显得十分空荡。夏青苗垂着头，左思右想，心里烦躁不安。忽然间，不知从哪儿飘来一股菜饭的香味儿，他一抬头，见一个姑娘立在他的面前。

姑娘手里提着一个花饭盒子，两只眼睛热情地望着他，随即把饭菜摆在炕上，说：“吃吧。”

青苗这时才认出，她是刚才叫杜大叔吃饭的那个姑娘。忙站起来推却着说：“我不饿呢。社主任说，我跟社里会计们一块儿起伙。”

姑娘撇了撇嘴：“跟他们起伙干什么？快吃吧。一把外边那件衣服脱

了，看那汗。”

青苗用手一摸，真是，不知啥时候两件衣服都给汗水浸湿，傻笑一下就忙着脱掉了。

姑娘说：“头好几天就听说你要到我们这儿来，大伙都高兴的不得了。往后咱们就在一块儿过生活了，总认生作客不行，你缺什么短什么就找我。我叫杜娟，杜大叔是我爸，我在团支部负一个小责任。刚才社主任把你的团员介绍信交给我了，咱们就在一个团小组。丑话说在头里，我们都是一群没文化的人，你得多帮助呀。”

姑娘的热情使得青苗浑身上下又来了劲，心里一痛快，肚子也有了几分饿，端起饭碗就吃。小米豆干饭，熬扁豆角，喷香香的。

杜娟看着青苗吃起来，就倚坐在炕边上，对他说：“我先给你送饭吃，过了几天，你就到我们家里去吃。我们家里没旁人，就是我爸我妈和我三口人。”

青苗使劲把嘴里的干饭咽了下去，心里那股子不痛快劲儿又顶上来了，愁眉苦脸地说：“你爸爸连我这个徒弟都不收，到你家跟他一个桌上吃饭，他不把我赶出来才怪呐。”

杜娟噗嗤地笑了，说：“看你说的那个怕人，你也打听打听，我爸爸往外赶过谁？刚才那码事儿，你不要放在心里，他就是这么个脾气。可是，他有他的心事，有他的打算。现在他正考你哪，考考你当个社员到底够格不够格。”

青苗听了，把碗筷子往炕上一撂，霍地跳下地来，说：“真的吗？那为啥不早告诉我，让我发了半天愁。走，咱们考去！”

杜娟拦住他，认真地对他说：“这个考试呀，跟你们学校的考试完全不是一码事儿。”

我们这所农业大学有一些特别的考试方法。你先别忙，吃饱饭跟我参加团支部会去，党支书社主任也参加，让我们大伙儿把社里的情况仔细地给你介绍；你呢，有什么要求，有什么意见也提提，我们帮你解决。”青苗点点头，又端起饭碗，高高兴兴吃了饭。杜娟收拾了家什，两个人一起往外走。

他们出了饲养场，穿过一片白薯地，正要往村里拐，忽见杜大叔赶着一群雪白的绵羊在远远的河边上游逛。杜大叔瞧见他们俩，一扭头，使劲甩了两鞭子，羊群钻进白杨树林子里去了。

四

杜大叔赶着羊群在白杨树林子里走，他的心里郁郁闷闷，自己也说不上怎么回事儿。

夕阳斜照在树顶上，又密又大的叶子上，象镀了层银子闪闪发光，在微风中哗啦啦地喧闹着。肥大的羊儿啃着地上绿茵茵的毛草。

树木成行，牛羊成群，都要靠人去栽培、饲养，为它们传下更新、更好的后代。人当然也是这样，要有接班人。尤其农业社这样一个集体大家庭，羊是很重要的一需副业收入，羊群一天比着一天多，可是经养它的人，却少得可怜。况且，人了总是要死的，等到临死的时候，再把羊群交给一些没有摸过鞭杆子的人，他们会让羊群跟羊把式一快儿断绝！杜大叔是个通达明理的人，他早就看到这步上了。一块儿的老伙伴们也断不了劝他：“快收个徒

弟吧，不要把一肚子玩艺全带到棺材里去呀。那样，对不起社，也对不起后代。”杜大叔想：自己是个没有儿子的人，后世就得靠农业社养老送终；要想办法培养出几个也把式，社里的羊群就会大发展；往后谁一提起来就要说，我跟杜大叔学的本事，多亏那个老头子，这不就是自己对国家、对集体的贡献吗？

就这样，在成立社的第二年，他带上一个叫杜德生的本家孙子。

杜德生住在城里他姑姑家，念了二年高小，在这个靠山的村子里就成了头等的知识分子。他没考上中学，哭闹好些日子。村干部、团支部动员他有半个月，他才答应跟杜大叔学放羊。杜大叔收到这样一个好徒弟，自然高兴的不得了；再加上是本家孙子这一层关系，也就越发关心。他恨不得把一肚子玩艺儿全都掏给孙子，一口气把孙子吹成个羊把式。不承想，这个年轻人哪，根本就看不上这个工作，无奈没考上中学，觉得理亏，又加上乡干部再三动员，才打定主意先委屈几天，看风向再说。心都没在这儿，哪里还谈得上别的？每天放羊去，他连个鞭子都不想拿，背着暖壶，带着点心，一边走路一边吹口琴，羊群常常把他绊得栽跟头；一路走，不是这儿难受，就是那儿疼，叫的人心烦。

一打盘，他也不管羊，铺上毯子往地下一躺，吃饱点心就睡觉。回到家，半夜看小说，早晨堵门喊破了嗓子，他才懒洋洋地走出来，嘴里还没好气地嘟囔。人背后，他说了杜大叔许多坏话，什么“顽固落后”呀，“保守自私”呀，杜大叔一天让着，两天忍着，久了，他可耐不住了。

有一天，杜大叔正没也好气，杜德生又偏找杜大叔寻开心。他们沿着地阶子放羊。

杜德生吹够了口琴，把杜大叔拉到一块地头上，指着地，学着京腔、拉着长声问：“祖父，这红梗儿，绿叶儿，开白花朵的，是嘛庄稼？”杜大叔一听，火苗子冒老高，心里想：你才上城里去几天，连荞麦都装着不认识了？好，我教训教训你。他一把将杜德生按在地下，抡起鞭杆子就往他屁股上抽，一边抽边说：“就叫这个庄稼！就叫这个庄稼！”打得杜德生满地下打滚，后捂着屁股喊叫：“爷爷，你要把我打死在这荞麦地里了！你要把我打死在这荞麦地里了！”杜大叔停住手，又好气，又好笑地骂：“你就这么酸哪，一挨打，怎么就认得荞麦啦？”

回到家，杜德生借这个由头，说什么也不干了，一定要到城里去找工作；杜大叔心里的火气一下去，也觉得打孩子不对，自动在社员大会上作了检讨。他手上的第一个徒弟，就这样散了伙。

杜大叔为这件事儿苦恼了好多日子。他从这件事情里，也得出一条很重要的教训，每逢有人劝他再另收一个徒弟的时候，他就感叹地说：“现在的青年人跟咱们那会儿可不一样了。他们没有挨过饿，没有受过冻，不知道苦是啥味儿，这样的人哪里学得本事？咱再也不找这个病了。”

这二年，专区农林局和县农场都派人帮他总结过放羊的经验。经验印成小册子，登在报纸上，他求别人念叨一遍，连自己听了也挺糊涂。于是他又得出一条经验：自己的放羊经验，还是口传实授的好，当然，最好的办法还是收个徒弟。

这两条经验顶了牛，矛盾着，常常折磨着他。

今天中午，他正把羊群赶到一个小河弯的阴凉地方打盘，忽见社里的会计跑来找他，老远就喊：“杜大叔，您快回饲养场吧，主任又给您收了个

徒弟，是专员的儿子，高中学生，这回保管您心满意足。快回去看看，我给您看羊。”

专员的儿子要来他们社参加劳动，他老早就听女儿说过，当时他拍着大腿喊好：“新社会样样新，共产党就是大公无私。先前讲究朝里有人好作官，专员的儿子就是半个专员，哪有当农民这道事儿。”可是眼下子一听专员这个儿子就要跟他学放羊，他又凭空地害起怕来，立刻就回想起杜德生那码事儿。他并且断定，专员这个儿子远不会比杜德生好：第一、杜德生只在城里住了二年，而专员的儿子是城里长大的；第二、杜德生是个高小生，专员的儿子是上过中学的知识分子；第三、杜德生是本家孙子，专员的儿子是外人，身分也高。这样一个人物，他怎么肯当个放羊的呢？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服管、听话？自己又怎么能教训人家？杜大叔生来就不会甜哥哥蜜姐姐地哄人、捧人，对专员的儿子，轻了不是，重了不是，这不是一块病吗？社主任跟他到家里，向他解释，并且把专员的托咐也告诉了他。他说：“专员是个好专员，选人民代表，我还投过他一票，可是咱们公事得公办呀。这时候的年轻人，就是太娇嫩了，德生给我找的那些伤心的事儿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就是批评我是个老顽固，我也不干了。”

主任说：“这两年青年人觉悟高了，去年的黄历今年看不得。你一口咬定人家青苗不行，你有什么把柄在手呀？”

杜大叔摇摇头：“咱倒没什么把柄，就是……”主任也改口说：“那就试试，真不行，咱们再商量，好不好？”

当时，杜大叔点头答应了，心里仍然是七上八下的。

他赶着羊群，穿过白杨树，看看太阳已附落西山，这才轻摇鞭儿，朝村里游来。

五

杜大叔赶着羊群走进饲养场，刚要跑到头边去开大栅栏门子，只见大门早就朝他敞开了。他顺顺当地把羊群往院子里赶，迎面一个穿白布衫的细高个小伙子，挑着一担羊粪，晃晃荡荡地走出来。原来就是夏青苗。他躬着腰，脖子伸得老长，嘴张得挺大，两只手紧紧抓着扁担，象是怕它跑掉似的。杜大叔看着心里一动。

这边，青苗喘着气，朝他打招呼：“杜大叔，您回来啦？”

“嗯。”杜大叔板着脸点点头，把羊赶进圈。

青苗把圈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上面还铺上了一层新黄土，连羊都觉得怪新鲜的。往日里，杜大叔圈完羊，还要自己来起粪，先把羊赶到那边，起净了，再赶到这边，直到女儿催促几趟，他才能回家吃晚饭。看了今天这溜光的羊圈，他心里有了几分高兴。他回身把门儿关好，就跟随挑支最后一担粪的青苗走出来。他一见青苗东边走了，把羊粪倒在人粪堆上，心里可急了，脱口就喊：“哎呀呀，你怎么把羊粪倒在人粪堆上了？羊粪使底肥，人粪使追肥，两种粪不能掺，羊粪西边有池子。”说完，他又觉得自己的口气未免太重了，回弯说几句柔和话吧，他又不会。他很担心这个身分高的年轻人跟他耍傲性，把担子一摔，呛自己两句，可不好受；不回嘴吧，自己不能忍，回嘴吧，惹生气，不如躲开，过一会儿自己再捣动。所以他说完这句话，赶忙就朝外边走了。

青苗听了杜大叔的指责，脸上火辣辣的。

刚才那个团支部会，开得非常好，大伙儿帮他解决了好多思想里的疙瘩。

杜娟这个和气的姑娘，不料想还那样严厉，头一次会上她就把青苗批评了一顿：“你为什么碰到一点小波折就感到委屈？你为什么光睁着眼看别人对你热情不热情？你怎么不先想想自己应该怎么做呢？要我说呀，你还背着个知识分子的包袱，自以为身份与众不同；你这个包袱不卸下去，又怎么让别人信服呀？”乍一听，青苗真有点接受不了，仔细一想呵，真是一点也不差。他很感谢杜娟。特别是最后杜娟问他：“青苗同志，我问问你，你到农村来，是因为党的号召、你爸爸动员不得不过来呢，还是从心里认识到自己应当来呢？”这句话真是问到他的心坎上了。

接着，杜娟又把话头引到她爸爸身上。她检讨自己事前没有对爸爸进行动员工作，还对青苗跟爸爸怎么搞好关系，出了好多主意。会后，她和青苗一块来到饲养场，把杜大叔的生活习惯，把这儿的一切活计，都详细地指教给青苗。

思想问题一解决，青苗的劲头也就高了。他急急忙忙地干起活来，真想把所有的事儿都一口气做完。他想，那会儿要稍微仔细一点儿，跟杜娟问清楚，也不会把粪都倒错；这么不踏实，怎么学会杜大叔的本事呢？他想到这儿，急忙转身，把倒在人粪堆上的羊粪铲起，一筐筐地挑到西边的池子里去。

一弯新月挂在桑树梢头，院子里格外安静。杜大叔提着烟袋，悄悄地从外边走进来。

他摸到羊栏边找着筐子、扁担和铁锹，就往粪堆那边走去。他用铁锹在人粪堆上扒了好几下，又弯腰仔细看一回，不见了羊粪；回身往西走，见羊粪池子里的粪多了，跟昨天他自己搞的一模一样，躺得平平的，上面还压上一层土。他楞了楞，想了想，又转回来，放下家什，走到羊栏跟前抽着烟，看了看静静安睡的羊群。

一阵凉爽的夜风吹过来，带着很浓的青草的香味儿。回头看，新月已经游到近午，该睡觉了。杜大叔走到屋门口，他伸手拉开虚掩着的木板门。迎门口，一条栗花火绳从屋顶垂落下来，头上的火珠红的象刚露脸的太阳，一缕青烟徐徐地飘散着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点条火绳熏蚊子，这是杜大叔的老习惯；今天光顾忙乱，自己忘了点，也不知是哪个人这么勤快，替他点上了。他擦一根火柴点上灯，青苗早就睡在炕上，身边铺好一套平平整整的被褥，这是杜大叔的。炕沿下边，老黑瓦夜壶也摆在那儿了。锅台上放着一把茶壶；大概是怕时间久凉了，还用一件衣服围着。本来杜大叔并不十分渴，不知为什么，他觉着不喝上一碗过不去。他倒了一碗热呼呼的水喝了，又倒一碗又喝了，头上冒出细小的汗珠儿，心里怪舒坦。他抬头一看青苗，把盖在身上的线毯踢到一边去了，蜷着腰腿，睡得挺香。杜大叔爬上炕，把毯子扯过来，轻轻地替青苗盖在身子，自语道：“明天上一趟山试试。”

六

杜大叔一觉醒来，天色已经麻麻亮了。不见日头起床，是他几十年的生活习惯，不论多么晚睡觉，到这时候他一定醒，比座钟挂表还准。他用手

轻轻推了青苗一把：“起来吧，今天咱们上山。”他立刻发觉手推空了，只见青苗那边的被子叠的整整齐齐，人早没了影儿。

昨天晚上，青苗累得腰酸腿疼，躺在炕上不大工夫就睡着了。到底因为心里记着事儿，天色黑洞洞地他就醒来，轻轻地爬起，叠好被子，把衣服抱到院子里穿上。他找了一把大扫帚，把院子的角角落落打扫一遍，又挑起木桶，从井里挑来水洒在院子里，又挑满了羊栏前边的大木槽。他刚要把木栅栏门儿打开饮饮羊，一想，自己光知道骡马是在早起饮，羊是不是也在早起饮呀？别冒失，先问问杜大叔吧。

夏青苗手扶着木栅栏门，两眼不动地望着比他起来还早的羊群。夜色从门口开始往里退，一会儿朝霞升起，映红了羊棚的草顶。肥壮的羊一个个跳起身，都把脖子伸过来，朝着青苗咩咩地叫唤，好象是欢迎他。青苗伸手摸着它们的耳朵、嘴巴，心里是多么高兴哟！从今天起，他就要跟这群小动物打交道了，一块儿走路，一块儿休息，他要把它领到草肥水多的地方去，每天都让它们把肚子吃的圆圆地走回来。到了春天，小羊羔一个个接下来；夏季，雪白的羊毛剪了一筐又一筐；秋后，是羊最肥美的时节，成群地运到城市里去……这就是对国家的贡献，这就是青春的乐趣呀！

青苗正想的出神，杜大叔走到他的背后：“你倒起的早啊。”

青苗扭过头来说：“不太早，我也是刚起来。”

杜大叔看了看打扫干净的院子，点点头，对青苗说：“洗脸吃饭，咱们今天上山。”

吃完饭，杜大叔从墙上摘下一把长柄皮鞭，递给青苗说：“拿上这个。”

青苗连忙接过来，就象新战士接过一支枪，心里不由得跳了起来。

羊肠小路象一条绳索，悬挂在半山腰间，这头垂在山脚下，那头结在云彩上。小路上边是遮住天日的悬崖，各种奇形怪状、参差不齐的大石头，象是在那儿摇摇欲坠；小路边下是无底的山涧，里面黑洞洞阴森森。夏青苗走在中间，提心吊胆，两条腿竟在不知不觉中哆嗦起来。他用手偷偷地在大腿上拧了一把，心里骂道：没有出息的东西，我都没害怕，你怕什么？他扭头看看杜大叔，杜大叔象一只灵巧的羊，从这块石头上跳到那块石头上，比走平地还稳当。本来，西边还有一条比较平坦的羊行路，杜大叔今个特意选择了U 徽踮炎叩穆贰 }

爬过这座山，青苗浑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。

晌午，他们赶到大平台打盘。他们把羊圈在一个阴凉的角落，羊儿叫唤着，老老实实在地卧在松软的草地上。青苗跟杜大叔也来到一棵大树下边，一面歇息，一面吃干粮。

杜大叔坐在青苗的身边，吃完干粮，就点着了旱烟；一袋还没抽透，忽见西北方有块又黑又厚的云彩。他一弹腿跳起身，连忙说：“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要闹暴天！”

青苗一骨碌爬起，一把抓住皮鞭，四外看看，问：“什么事呀，杜大叔？”

“你看，有大雨！”

头上还顶着太阳，哪来的大雨？青苗心中正想着，猛地一阵风吹过来，黑厚的支霎时象气吹的一样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浓，眼瞧着往这边飞来。

青苗慌忙地问：“那咋办呀，羊怕淋吗？”

“刚吃饱热草热水，是最怕雨淋的，不害病也得掉膘；咱们得赶快赶，前边有个大山洞，先避避吧。”

他们连忙收拾好东西，赶着羊就急急往前跑。青苗顾不得石子钻进鞋子的脚掌疼，也顾不得酸枣树挂住了裤子，扯破了皮肉，只是拚命地往前赶，恨不得用条大布袋，把羊群兜起来，安全地背到山洞里。

他们刚走了一段路，风来了，雨也跟着来了，大雨点子铜扣子一般大，刷啦啦地往下落；远处白茫茫一片，惊心动魄的大水声，转眼移近了。这可吓傻了青苗，带着几分哭腔地对杜大叔喊：“雨来了，这羊可怎么好呀？”

杜大叔还是那么个稳当样子，用鞭子朝西一指：“那边有个小洞，先避避。”

这是一个大石快自然叠起来的洞子，一人多高，越往里越窄越低。他们使了很大劲才把羊群挤进洞里，最后剩下五、六只羊只能个进一个头，屁股还露在外边。杜大叔站在洞口外边催促青苗：“我在外边截着，你快挤进去避雨吧。”

青苗说：“我年轻，淋点儿不怕，您快挤进去吧。不要淋着受凉。”他说着，就使劲地把杜大叔推进洞里。这时候，大雨瓢泼似地倾下来。山坡上，雨水冲的石块翻滚，打的小树对头弯。开头，只有几个雨点朝洞口这边投打，过一阵儿，忽然转了风向，雨点儿一齐向这边扫过来。洞口没个遮挡，不光露在外边的着羊要淋湿，里边也要灌满水。

青苗急得搓手跺脚，忽然想起自己还带着一块雨布，赶忙抖落开就往羊身上盖。可惜雨布小，不管什么用。他抬头看看扑过来的大雨，心里忽地一亮，急忙跳在洞口的一块石头上，两手提起雨布的两角，高高举起，雨布象一条门帘子似地直垂在洞口。雨水泼在雨布上，泼在他全身，挡住大雨往洞里灌了。

杜大叔看着这个年轻人，竟忘了自己保护羊群，深深地受了感动。他放了一辈子羊，爱羊，胜过母亲爱她的儿女，为了羊，可以承受任何痛苦折磨。在他多半生的经历中，不没有遇上一个牧羊人能比得上他；今天，年轻人这颗热心，跟他的心碰到一块儿……

杜大叔想到这儿，跳上石头，从青苗手里夺过雨布，也照样支起来。雨水立刻泼湿了他的周身，顺着耳朵、胡子往下淌。他们两个人，你替我一会儿，我替你一会儿，一直坚持到雨过天晴。

七

夜。月亮刚刚从山那边露出半个脸。天空经过这场风雨的洗刷，显得更加清新、干净。

杜大叔从社主任家里出来，径直地来到饲养场。饲养场里没有一点儿动静，窗户上闪着不太明亮的灯光。一个充满活力的人影儿，印在窗棱纸上。往日他从家里或是会场上回到饲养场的时候，这里总是黑洞洞，沉静静的，除了看看他的羊群，没有一个伴儿，总显得有些孤单。现在，这儿跟家里一样有了生气。

杜大叔跟这个从城里来的青年人一块生活了一天一夜，用一张无形的卷子考过他，对他的人品，做了一次深刻的鉴定。从这里边，杜大叔心里产生一种说不出的喜悦，一句话，已经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了。

他边走边想地来到门口，轻轻地推开屋门，只见青苗独坐在油灯下边，身边放着一盆子水，手抱着脚，正用剪刀剪脚掌心。他故意放重了脚步，发

出一点儿响声。

青苗一见杜大叔，慌忙地把两脚藏在大腿下边。他的额头上还挂着一粒粒的汗珠，下嘴唇还有三个紫色的牙印儿。

杜大叔一看，早明白了：“青苗，脚上起泡了吧？”

青苗慌忙地支吾着：“没，哦。”他不愿意把这事告诉杜大叔，可又不愿意对老人撒谎，就说：“就起了几个小水泡。”

杜大叔说：“起了泡可不要剪破，剪破了明天就不能走路了；一会儿我给你弄点石灰，用醋一拌，敷上一夜就平了。”他说着，把手里的草帽扔在青苗跟前，说：“我给你找了个草帽，戴上免得到外边给毒日头晒。”

这当儿，杜娟提着饭盒子走进屋。

杜大叔看见了饭盒子，就跟青苗说：“不要整天价送饭了，冰凉的吃在肚子里不是滋味儿，也不舒服，到家里跟我一块儿吃吧。”他又转身对杜娟说：“回家给你青苗哥做碗热面汤，放上点鲜姜；我到供销社看看有洒没有。”

杜娟见爸爸走远，高兴地对青苗说：“恭喜你，青苗同志，这回你算是被录取啦！”

青苗自然更高兴。他含笑地沉默一会儿，认真地说：“考上学校，并不能说都能当好学生。日子还长着哪，有许多考试卷子等着我用行动回答呀！”

杜娟笑嘻嘻地点点头……

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写于北京

